

(一四六〇年)，武宗正德十五年(一五二〇年)，神宗萬曆八年(一五八〇年)，思宗崇禎十三年(一六四〇年)五月，究指何年，現難斷定。其跋文照錄如下：

昔唐文宗太和年間，京都信士王仁，奉佛甚篤，一日，有僧至其家，曰：「吾善畫觀音像，可置一室，七日，勿令人看。」仁遵其語，纔三日，兒童無知，鑿(應作鑿)壁爭觀，僧以遂隱。惟寫聖容如許，始悟大士化身，親手所畫也。於是鏤板盛傳於世。自唐迄今，歲月迭更，不可勝記。

聖像零落於人間，亦為罕矣。寓桂林善信朱覺本等，惜其真跡又恐不能久傳於後世，命畫士李文凱，復臨聖容，摹勒於石，以為永遠流傳，功德普報。長資三有，法界羣生，齊成佛道者。

時大明〇〇庚辰歲七月 日奉

佛善信朱覺本等 畫士李文凱 刊匠蔡士剛等

在桂林龍隱岩亦有同樣的觀音大士刻像，其時代為「大清康熙乙巳歲七月」。公元一六六〇年。其刻像的人物與動機為「〇魯國僧信曉。桂林龍隱樓菩提萬象閣，〇其間〇〇遺唐大士像〇〇之，〇瞿然恐跡不詳傳……云云(見龍隱岩觀音像跋)。細按之，二像用同一底本，然開元寺較為完整，而龍隱岩則剝蝕，跋語更多糊塗不明。其原因，當為(一)開元寺之像為畫士李文凱鈎摹上石，而龍隱岩則用原拓翻刻；(二)開元寺在屋中，不經風雨侵蝕，龍隱岩微受雨水蠶爛；(三)開元寺在荒涼處而無人注意，故少摧拓，而龍隱岩像在元社黨鑿碑之功，多經推拓。故年久則近，而磨滅較甚矣。

經開元寺廢址

釋巨贊

空王原不計行藏 種福無田實可傷 舍利函空秋露冷 金剛碑  
仆月華涼 難憑勝侶窮生死 孰認殘灰體爾常 極目神州無限  
淚 桂江日夜瀉汪洋

澳門竺摩法師以寄李仙根詩索和步原韻

高僧自昔半工吟 只為山川蓄積深 嚴子論詩參法味(滄浪詩  
話論詩多著禪語) 陳公規語漫相箴(宋陳璣勸洪覺範母作詩  
見能改齋漫錄) 篆香稿已傳南國 禪月集疑再見今 愧我之

(六)舍利塔

按寺之與塔，息息相關，互為發揚佛光者也。寺興於隋，而舍利塔建於唐顯慶二年，至顯慶四年葬佛舍利二十粒(均見舍利函記)。洪武二年大火時塔亦被燬，故於洪武十七年「重興起造，至後十八年乙丑歲十二月初八日畢工，安葬佛舍利計二十餘顆」(見甯壽寺重建舍利塔銘)。其後每有修理，故細視塔身壁壘，有三四層者即此之故。而現在寺中寶塔巍然，實為初明遺物也。

(七)舍利石函

唐顯慶年間的舍利石函，「外四面：一刻記，其三刻佛像」當為梁蒞林攜去。而洪武年間重建舍利塔，另葬佛舍利二十餘顆，其石函尚棄存塔中，其橫高尺寸，比唐函為大。二面刻文：一刻「甯壽寺重建舍利塔銘」，一刻同治五年王祥恩之記；其餘二面，微有花紋而無佛像；另有函蓋一被棄塔外。雖為明代之物，亦可寶貴。此函輕便易取，雖為予新近發現者，已請巨贊法師力為保存，無使再蹈唐記之覆轍。

五 開元寺的高僧

名寺高僧，互相輝映，開元寺既為桂林叢林之一，自有高僧領袖。然予昧於佛教史蹟，所知甚少。祇在縣志「得見宋代的齊曉善資二僧。茲記如下：

齊曉 齊曉桂州人，碧瀾坊蕭氏子，依護寺出家既具戒，遊湖依雲峯悅收年。悅謝世，邂逅得楊次公，針芥相授，鼓雲峯錄行於世。既而還，舊道俗來謁者常數百人，繕住壽甯寺，風規凜然……。

善資 善資，桂州人，住甯壽寺，聞道寶峯，導揚南土，法無遠近皆流布……(完)

才揚無本(明李東陽麓堂詩話稱唐僧詩惟無本真有所得) 勞

君屢屢許知音

中秋書感

毀譽常事 難舒亂渴容 從來羞舞鶴 甯悔學屠龍 談宅傷  
芝艾 荒園明蟻蝨 儲看明月上 不覺過前峯

題孝園所書發願文

須彌作筆香水墨 龍蛇飛舞何時息 直從文字放光明 照破十方沉雲黑

虞愚